



13日，在菏泽市救助站，程萍见到弟弟后忍不住大哭起来。



热心的哥与患者在一起。 受访者供图

“我若出嫁，必带上弟弟”

患病弟弟走失，姐姐苦寻55天后重逢



在烟台招远打工的菏泽女孩程萍，和父亲、小自己一岁的弟弟一起生活，清贫但也知足，而厄运却屡次光顾。弟弟上高中时被查出患有精神病。六年前，父亲患肾癌离世。55天前，和自己生活的弟弟又走失。13日，在好心人帮助下，程萍终于和弟弟重逢。

本报记者 牟张涛 李德领 钟建军
实习生 张馨予

拽住弟弟的胳膊 一个小时没撒手

13日晚上7点左右，菏泽市救助站，一辆商务车开进院内。本来在办公室内和齐鲁晚报记者攀谈的程萍冲出门去。看到从车内慢慢走出的一年轻男子，程萍使劲拽住了他的胳膊，“弟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可别再跑了！”

男子名叫程聪，是程萍的弟弟，今年30岁。5月20日，他从烟台招远姐姐住处走失，从此没有音信，程萍和朋友多方寻找未果。姐弟重逢让程萍异常激动，从弟弟下车到一个小时后离开，她一直攥着弟弟的手。

“我们当时几乎找遍了招远市区，桥洞下，空房子里都找了。”程萍说，“前几天，菏泽救助站和我联系，说弟弟找到了，现在人在青岛莱西救助站。”

莱西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，7月3日，有村民向当地派出所报警，称在莱西市日庄镇某村一老房子内有一男子，害怕是小偷便报了警，当民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神志不清。

“当我们赶到时，询问其家庭住址未果，把他带到当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，之后再询问时只说出‘菏泽’‘前程庄’，就在网上发布了寻亲启事，同时与青岛市救助站取得联系。”该工作人员说，经过查询得知，该男子家住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，并于7月10日将该男子送到青岛市救助站。

“我们是周二去的青岛，程聪状态挺稳定的。”菏泽市救助站工作人员刘路说，程聪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。

陪着弟弟就没办法工作 不工作就得挨饿

程萍今年31岁，尚属大好年华的她脸上有遮不住的疲惫。

谈起自己和弟弟的情况，程萍止不住地哽咽。据了解，程萍三岁的时候，母亲离家出走，从此她和父亲、弟弟一起生活。17岁时，她离家到烟台招远打工，父亲和弟弟在老家生活。经过自己和父亲的努力工作，全家虽不富裕但还稳定。

2004年左右，程萍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上高中的弟弟从学校离开。等他们十天后将弟弟找回时，发现弟弟状态

不对，经过检查，发现弟弟患有精神疾病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，弟弟病情没有好转，只能终止学业。为了方便照顾弟弟，也为了全家团聚，父亲带着患病的弟弟来到烟台招远。

2011年，程萍的父亲因换肾癌去世，剩下程萍与弟弟相依为命。平时除了工作，程萍就照顾弟弟，这让她过得很累。“身体上的累不算什么，主要是心累。”程萍哽咽着说，有时候弟弟发病，就会动手打她。

程萍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到家后经常看到家里一片狼藉，“他到处翻东西，屋里乱七八糟。”

“陪着他我就没法工作，不工作我俩就得挨饿。”无奈之下，程萍找到烟台一家农户央求他们代为照顾弟弟，自己每月支付1000元生活费，每周都会看望弟弟。

“弟弟在别人家中也会走失，所以他们家周边的果园、田里，我都找过。”程萍说，弟弟有时候很烦躁，动手打人，所以三年后，那家农户告诉她实在不能继续照顾了。

程萍只好自己照顾弟弟，并在工作间隙尽可能多回家，但5月20日，弟弟还是从家里走失了。

不舍弟弟 姐姐欲携弟嫁人

言谈中，虽然程萍生活颇多无奈，但她语气中透着乐观，对自己的亲友也很感恩。

“定陶老家有大爷、叔叔，他们很担心我们姐弟，但确实实力不从心，我很理解。”程萍说，长辈都有自己的家庭，确实没有力量照顾弟弟。“我在招远，也有很多人帮助，就像这次弟弟走失，很多朋友连夜帮我寻找。”

感激亲友，但照顾弟弟的重担还是需要自己扛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她也需要考虑。程萍今年已经31岁，之前也谈过男朋友，但因为弟弟的原因，双方还是选择分手。“不管怎么样，我若出嫁，必带上弟弟。”程萍语气中透着一股坚定。

虽然难舍弟弟，但程萍也有为人妻、为人母的渴望，而因为弟弟，她的渴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？她的坚定又能维持多久？“我想咨询相关部门或者爱心机构能不能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帮帮我。”

携手离开救助站的姐弟，未来何去何从，这对程萍是个难题。

20的哥义务接送尿毒症患者两年 还专门网购松紧带固定轮椅



在青岛有这么一个车队，叫“雷锋车队”，每周三次送尿毒症患者就医，连续两年多，而且在患者去世后还送了一程。在七名红飘带车队驾驶员的带领下，两年多来20余名出租车司机做好事从未间断过。

本报记者 赵波

队员爱心接力 与患者成了朋友

2015年春天开始，患脑瘤已偏瘫多年的青岛市民刘振文，不幸又患上尿毒症，妻子耿爱莲和女儿刘莎每周三次送父亲去医院透析，这成了母女俩最大的困难。当时刘莎向广播电台拨打了求助电话，电台主持人说青岛有个“雷锋车队”可以打电话试试。

陈廷民回忆起两年前刘莎向他们求助的场景来记忆犹新，随后在陈廷民的带领下，车队的康晓华、孙明星、何金臣、郭庆亮、杨新献、胡顺峰等出租车驾驶员接受了刘莎的求助。2015年5月，他们承担起接送刘振文做透析的重任，每周三次免费接送刘振文去医院透析，这一送就是两年多。

20多名队员发起爱心接力，不论在哪里，只要刘振文有需求，他们都会按时赶到刘振文的家。有的驾驶员甚至从机场或从黄岛送下客人后空驶去送患者，用集体的力量共同承担这风雨无阻的轮班接力行动。在漫长的接送过程中，他们和刘振文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在此期间，驾驶员张法全不幸患病，每周要接受化疗，但他仍然坚持每周三次接送老人。

今年6月19日刘振文离世，热心的哥的姐放弃营运，送了刘振文最后一程。这个长达两年零两个月的“爱心接力”最终画上一个句号。

第一次将患者抬上车 累得后背都是汗

“父亲去世的当天，七位司机代表还来到现场。”刘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，他们的出现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，很多亲戚看到他们都特别感激。司机师傅们不停地安慰她和母亲，每人还送来了100元慰问金。“父亲能坚持到现在，车队的师傅们付出了太多。”

耿爱莲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了雷锋车队背后更多的感人故事。2015年5月5日，雷锋车队第一次来接老伴，这个日子永远刻在耿爱莲的脑海中，当天是车队队长陈廷民来接送的。原本定的是下午1点半到东部市立医院做透析，中午不到12点陈廷民就来到她家楼下。看到她用轮椅把丈夫推了出来，陈廷民立马迎了上去，小心翼翼地

把刘振文搀扶起来送上了车。“我丈夫1.88米的大个头，体重将近200斤，从轮椅抬上车特别费劲。”

耿爱莲说，当时她本打算和陈廷民一起抬，但陈廷民却摆了摆手，让她在旁边等一下，他自己把刘振文抬上了车。原本不太热的5月，陈廷民忙活完后，整个后背都是汗。

为了让坐在后座的刘振文感觉更舒适，陈廷民的车速始终都很平缓。到了医院后，他又张罗着把刘振文抱下车，放在轮椅上，看着刘莎把他推进医院，他才放心地离开。

“从那以后，每周二、四、六中午12点，都有雷锋车队的队员在楼下等着送我丈夫去医院。”耿爱莲说。

为了更方便接送，队员们还特意在网上买了一个带挂钩的松紧带，放在后备厢能固定轮椅。现在队里还有一名负责接送的尿毒症患者。

很多队员也不富裕 但坚持做公益

爱心接力接送尿毒症患者，这只是雷锋车队做的无数好事中的一件。

2014年初，得知3岁的女童苗佳怡被开水烫伤，他们向社会发起募捐，征集捐款2万余元；2015年4月，车队副队长杨新献每周三次空驶20公里，接送截肢的尿毒症患者王修德大爷，坚持至今；2014年，车队全部加入了钢丝善行团，每天坚持捐1元帮助有需要的人；2015年加入好司机的团队，实施道路救援40余次；队员孙明星徒手与歹徒搏斗，救了同行司机师傅一命。

这些出租车驾驶员不少都来自外地，有的家庭不富裕，甚至不少家庭还很困难。郭庆亮一家五口住在20多平米昏暗又潮湿的车库里，岳母瘫痪在床，儿子脑瘫也需要人照顾，而郭庆亮感念于受过社会捐助，坚持做好事回馈社会，每逢周末为社区提供免费理发和简单的管道维修。

车队老大哥张法全，是年龄最长的一位，唯一的孩子患有自闭症，没有自理能力，妻子无业在家照顾孩子。他却是心态最好的一位，任何公益行动从不落后，但近期他查出患了直肠癌，车队成员正尽全力帮助这一家人。

青岛市运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，青岛的“红飘带”已有10个年头，如今“红飘带车队”发展到23个，“红飘带出租车”有989辆，这个团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红飘带”精神。